

阿公的特別看護

文 / 王孝芬

蛀蝕人心的不是心痛，而是那種令人鼻酸的過程……。

記得那一晚，好像還是阿公的70大壽，全家人熱鬧滾滾地吃著晚餐。突然，砰！碗砸在地上，椅子、人往後衝倒地上，爸，伸手拉都來不及。漆黑的夜晚，救護車嗚咽地加速奔馳，送阿公到城裡的急診室。

阿公，兩眼無神的躺在床上。頭髮被剃光，白色床單覆蓋著他羸弱、乾癟的身體；冰冷的金屬架撑起一瓶瓶葡萄糖、維他命，一點一滴的注射到他的手腕，維繫阿公的生命。

主治醫師告訴爸爸：「他腦血管破裂形成的血塊，壓迫到神經，左半身將麻痺無法動彈，往後可能就這樣躺著，爲了避免萎縮，必須不時替他按摩，以及拍背翻身，預防因爲久躺而產生褥瘡，導尿、排便也得幫他做好……。」一時之間，大家回不過神，前一小時還有說有笑的，一轉眼卻成了半個植物人。

在加護病房急救了兩個月後，阿公沒有一丁點的起色。「可以將老先生接回家，總比留在醫院好。」醫生以他專業的醫術建議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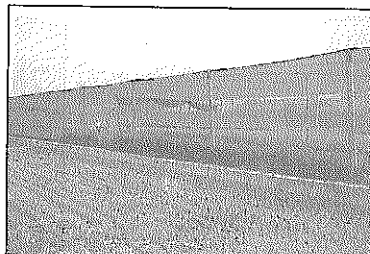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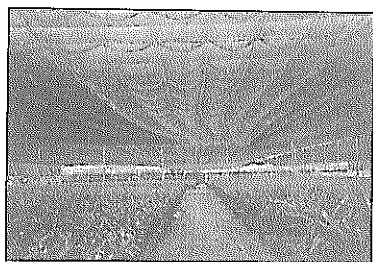
工廠直營

品質保證

豐田網

價錢公道

敬請惠顧



主要產品：遮光網/防蟲網/防風網/防霜網/漁苗網/雜草抑制蓆/蔬菜網/蘭花網

滄成穩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縣龍井鄉忠和村海尾路 256 巷 1 號
TEL: 04-6392-855 FAX: 04-6301-918



就這樣阿公回到他熟悉的家，祇是他再也無法像以前一樣大呼小叫、自由自在的行動，他永遠得與床為伍。

原本勉強過得去的家境，突然發生這種狀況，大家有點手足無措，送郊區的療養院，昂貴的看護費，不是一個警察微薄的薪俸可以負擔得起的；況且，這種癱瘓的情況還要拖多久？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倘經年累月支出一筆筆的看護費，將是繼購屋後，爸爸另一項沈重的負擔。更重要的是爸爸實在不忍心將阿公一個人丟在那些令人掩面搗鼻狹小的空間。所以，爸爸幾經思考後，決定把阿公留在家裡，再辛苦也要自己親俸湯藥，而一直沒有固定工作的我就得充當阿公的特別看護。

其實，一直到國中畢業，我都認為自己是討厭阿公的，因為他重男輕女、偏心、嚴厲……反正從小到大，他幾乎沒喜歡過我吧！20歲那年，我離開故鄉到台北的時候，心裡是有點歡喜的，因為，再也不必天天看阿公的臉色了。記得自己常讓阿公罵哭，卻又倔強地不肯在他面前落淚，總是強忍著，咬住自己的下唇直到痛了，才奔回房裡又捶又哭。不曉得為什麼自己表現得再優異，到了阿公的眼中都比不上其他的孫兒們，因此有好長一段期間我十分缺乏自信。

現在，習慣早起的我，起床後便和

爸爸一起推著輪椅中的阿公，祖孫3人一起到附近的國小散步。爸爸習慣慢跑，我則趁隙幫阿公揉揉手、搓搓腳，一來藉著搓揉增加的溫度防止早起的寒風；二來，來回的搓揉可以促進血液循環，防止阿公的手腳繼續萎縮。我總認為一大早的散步可以帶給他更多的活力。

有時，和爸爸晨跑散步回家後，阿公精神還不錯的話，我們倆就坐在庭院前的小花園曬太陽，那些花花草草還真是阿公復健的良藥，因為花草是他的最愛，園裡有不少花，曾經是阿公親手栽種的。當時我向阿公傾吐以前的不滿，阿公總是微微的點頭，似乎在向我賠不是。

我聽音樂，阿公不睡覺時也坐在一旁，是休息也是打發時間，我們經常這樣坐著藉美妙的音樂忘記人生的痛苦，沈緬過往。漸漸地阿公較以前開朗了。

人長大，情感也漸漸變得成熟了，許多的事情也不再那麼計較，甚至，一些變成回憶的東西我開始懷念起來了。我對阿公的情感也是如此，現在和他朝夕相處，雖然大多數的時間他都是無語，竟覺得自己不再討厭他了，每次看到阿公無奈的眼神，以前的痛早就煙消雲散了。（本文為1999年國際老人年「關懷老人」徵文比賽社會銀髮組第二名作品）

